

【目】支仓冻砂 / 著

【目】锅岛哲弘 / 绘

Tomio / 译

梦沉玛德拉 1

MAY YOUR SOUL REST IN

MAGDALA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美术出版社

梦沉玛德拉

MAY YOUR SOUL REST IN MAGDALA

〔日〕支仓冻砂／著
〔日〕锅岛哲弘／绘
fomo／译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沉玛德拉. 1 / (日) 支仓冻砂著; (日) 锅岛哲弘绘; tomo译. -- 昆明: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5489-1783-0

I. ①梦… II. ①支… ②锅… ③t…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5383号

责任编辑: 师俊 韩洁

特约编辑: 丘俊龙

美术编辑: 罗健

原著名: 《マグダラで眠れ》, 著者: 支倉凍砂, 绘者: 鍋島テツヒロ

©ISUNA HASEKURA 2012

Edited by ASCII MEDIA WORKS

First published in 2012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4 by 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 Comics Co., Ltd.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策划并由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云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23-2014-083号

本书为引进版图书, 为最大限度保留原作特色、尊重原作者写作习惯, 故本书酌情保留了部分外来词汇。特此说明。

梦沉玛德拉 1

著者: [日] 支仓冻砂

绘者: [日] 锅岛哲弘

译者: tomo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美术出版社(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印制: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版次: 2014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1/32 787mm × 1092mm

印张: 8.75

字数: 175千字

ISBN 978-7-5489-1783-0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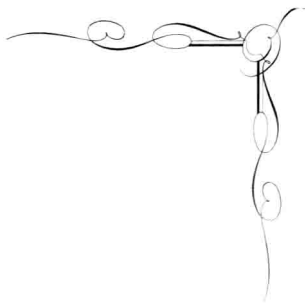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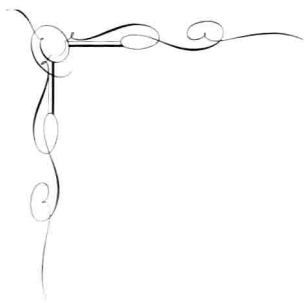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3-07C

电话: (020) 38031051 传真: (020) 380575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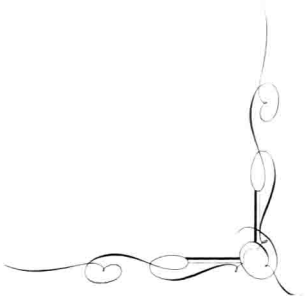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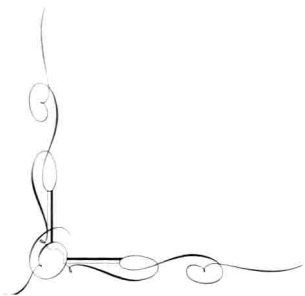
官方网址: <http://www.gzrwkadokawa.com/>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



序幕

MAY YOUR SOUL REST IN MAGDALA.



梦沉玛德拉 1

在摇曳的灯光下，他睁开了双眼。

滴水成冰的深夜里，空气冷得连眼球都觉得刺痛。

远处的楼梯上传来越走越近的脚步声——现在应该是看守换班的时间了。

“里面怎么样？”

很低的声音，从牢门上铁栅栏的缝隙间传了进来。

与此同时，还能听到锁子甲哗啦啦的声音。

“倒是还算老实……”

伴随着刻意压低的说话声，能感觉到黑暗中有人看了过来。

这些看守，是没有勇气从铁栅栏的缝隙里向内窥视的。

“是不是睡着了？”

“谁知道……不过我听说，他好像是不睡觉的……”

“名字是‘^{库斯拉}利息’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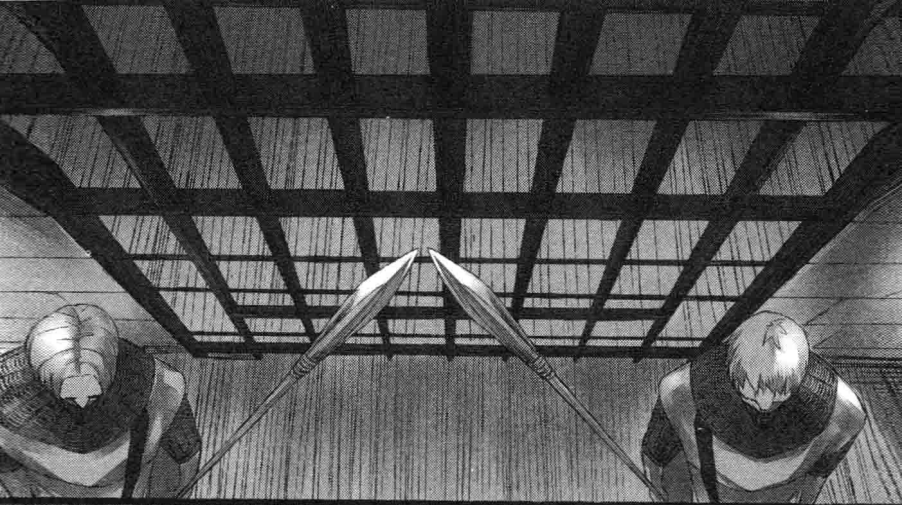
“库斯拉……这名字真讨厌。我认识的两个人，就是被高利贷的利息搞得倾家荡产的。”

牢房的看守，只有让犯人感到恐惧，才算是尽到了看守的职责。

犯人和看守都被束缚在铁栅栏的一侧，能区分两者的，除了恐惧之外还有什么呢？

“罪名是什么来着？”

“应该是……对神明的亵渎吧。就是那个，把圣人的骨头偷出来，好像是吃了还是怎么的……”



梦沉玛德拉 1

还真被当成怪物了。库斯拉不禁苦笑，也起了一点恶作剧的心思。

这一次被关起来差不多有两周了，每天只能通过采光窗铁栅栏的缝隙数天上的星星，这种日子他也开始厌倦了。

“喂！”

库斯拉在牢房里叫了一声。

这个情景很像在秋天昆虫鸣叫正欢的时候去草原上漫步。

直到刚才还吵得不得了的虫子，在脚步踏入的那个瞬间同时停止了鸣叫。

气氛整个冷了下来。

“要不要稍微聊聊啊？”

想要站起来，身体却因为寒冷和疲劳而僵硬着。这个被称为“利息”、令人恐惧的人，其实也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虽然个子稍微高一些，可是体格也没多好。自负长着一张精悍的脸，却也从未被人称为美男子。一旦混入人群里恐怕马上就找不到了，还曾经被马车撞倒，糊里糊涂就折断了手臂。

这样的身体条件，在牢里关了近两周后自然非常虚弱，站起身的时候不但关节酸痛，还觉得有点头晕。

不过，门的另一边却无法得知他现在的情况。

库斯拉脚上拖着冰冷的锁链和铁球，哗唧哗唧地向门走去，直到把脸贴近了门上的铁栅栏。

“要不要稍微聊聊啊？”

灯光太刺眼，库斯拉不得不眯起了眼睛，这样的表情正好也让他看起来比较凶恶吧。两个看守就像山野中突然遇到人类

的兔子，愣在了铁栅栏的对面。

“怎么了？不是什么坏事哦。”

库斯拉尽力露出了笑容，他很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己的表情看起来有多么不怀好意。

“想要你们，帮我个小忙。”

牢房里的人会提的要求，不外乎那么几种：想暖和一些，想要食物，或者希望能写封信，甚至有只求一死的。

听到这句常见的台词，两个看守好像也回过神来了。

他们互相交换了眼色，年长的一个便开了口。

“你、你想、要什么……”

“嗯。很简单的。”

库斯拉一边回答，一边隔着铁栅栏的间隙用手指比画着。

“能不能用那把钥匙，把牢门打开呢？”

两个看守惊讶得张大了嘴，下巴都差点啪嗒一声掉在地上。

此时正值深夜，是连修士都已沉睡的属于恶魔的时间。

等他们反应过来，不约而同虚张声势地紧握了长枪。

“白、白痴！那种事怎么可能办得到！”

“当然了，我不会让你们白干。”

看守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即使已经是深夜，还是不得不在与囚犯同样寒冷的环境中监视着牢房。这些被征召来的人明知如此还能坚持下来，除了要挣这份酬劳，也很期待能从囚犯手中拿到好处吧。

两个看守又互相看了一眼，无言中表明了他们都被对方的气势所压倒。

梦沉玛德拉 1

可是，至少身边还有同伴，这确实又让他们产生了勇气。

这次是年轻的那个说了话。

“教、教会已经给你判了死罪，你现在等于是个死人了。我们……凭、凭什么还要答应和你交易？你来求我们还差不多。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

“是吗？那你们也可以像平时一样，打开这扇门，进来把我剥个精光嘛。”

如果能做到的话。

有不少人只是犯了小偷小摸的轻罪就被扔进监狱，被压榨一空后便无人问津，最终只能冻死在严寒之中。监狱就是这样的地方，是应该尽可能远离的地方。

可是，正是忌惮和恐惧，让人在被逼到绝境时更觉无助。

大多数监狱采用塔形结构，正是基于这个理由，监狱通常都建造在城市中心横跨河川的大桥上，远离人群却又常常能看见。

看守此时已经无言以对，但是与犯人的口舌之争竟然落了下风，这是有损看守名誉的。

“被、被教会的法律制裁的人，身上的一切都归教会所有。包括衣服、财产、生命……所以我们是不能拿走的。”

实在太害怕，不敢进入牢房，却还是要守护自己的名誉。

这是个解决当前难题的好借口。

可是，库斯拉只是耸耸肩膀，在自己上衣里面窸窣窸窣地摸索着，自顾自地说道：

“喂，我可从来没有说过要你们白干吧？我给你们点儿好

东西吧。”

“……好、好东西？”

“是啊。你们两个做这种工作，多多少少总遇上过几件烦心事吧？”

“……”

可能是没明白话题的走向，他们就像喝醉了看东西都是重影的人一样，眉宇间拧起皱纹盯着库斯拉。

“特别是，你们的那些上司啊，上司！”

“上……司？”

“没错。唯一的优点就是家庭出身，本身却很无能，这种家伙到处都是吧？这个城里的，就是鲁茨家族、布伦斯家族、吉尔迪斯家族这一群人了。腰里挂着长剑好像很了不起的样子，每天趾高气扬地骑在马上，到了夜里还能在暖炉旁边喝酒，在纯羊毛的床上睡觉。然后呢，等天亮了，他们又能随随便便把你们仅有的一点收获——晚上从犯人那搜刮的财物——通通卷走。再然后呢，你们除了口头抱怨什么也做不了。这么一看，都不知道谁才是犯人了呢。”

那两个人又开始面面相觑。

只不过，这次两个人都紧张地咽了咽口水。

“……好东西……是什么？”

上钩了。

库斯拉得意地笑了，这笑容又让他们更加心痒难耐。

“就是这个了，这个！”

库斯拉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瓶，拿到铁栅栏前面轻轻地晃动。

梦沉玛德拉1

那两个人像猫一样，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小瓶。

“只要把这瓶子里的东西，往讨厌的人的食物里放一点就行了。”

一瞬间，两个人的表情都变了。

这一次，他们没有转头再看对方的脸，只是在眼角的余光中彼此视线交错。

喂……这个……莫非是……

“那瓶子……里面，是什么？”

“是砷哦。”

“砷？”

“没错，这是用最上等的鸡冠石提炼出来的。以前有个一起工作过的家伙忍不住好奇心，曾经试着舔了一点儿。”

“舔、舔了？”

“是啊。我们这种人都是无可救药的傻瓜嘛。东西都到手了，怎么能不试试呢。这可能也是一种病吧。然后呢，那个舔了一口的笨蛋就……”

“那笨蛋、就？”

库斯拉又耸了耸肩。

“什么事也没有。”

“……啊？”

两个人发现被耍了，一起愤怒地叫了出来。

“直到第二天早上，我去了他的寝室，才发现那家伙已经皮肤溃烂，脸上发黑，手也这样蜷缩着，好像一具烧死的尸体。真是可怕啊。我这才知道原来古代阿里奥洛斯大帝被暗杀的传

说是真的。就是用的这个。”

库斯拉又晃了晃小瓶。

“这东西的好处，就在于吃了不会马上就死，会有个时间差。也就是说，根本不会怀疑到你们身上。而且尸体会变得恐怖又丑陋，简直就像被神明遗弃一样。大家也会认为这是上天的惩罚，不会想到罪魁祸首竟然是装在这小小瓶子里的一点粉末。喂，你们两个。”

库斯拉带着深深的笑意对听得认真的两个人说着。

“作为这瓶粉末的交换，你们把这扇牢门打开好吗？”

时间已是深夜，太阳早就西沉，就连神明的仆从也陷入深眠，除了他们自己，这里已没有任何其他监视者。这两个人像被库斯拉蛊惑了一样死死地盯着他。在这如粪坑般的人世间，对任何人都没有憎恶杀意的人，是不存在的。

“……”

两名看守在严寒之中僵立，汗水滚滚而下。

可是他们眼中的神色，却好像在说，他们已经赦免了彼此的罪行。

库斯拉呵呵地笑了，挂在看守腰间的钥匙串也发出叮当的响声。

这一切都是黑暗与魔鬼呈现的噩梦。

并不是他们的错。

要说有什么错，那也是错在神明所创造出的“阴暗面”。

“真、真的……”

腰上挂着钥匙的人用嘶哑的声音说着。

他的手马上就要摸上那串钥匙，只差一点儿就要被攻陷！

就在库斯拉的笑容要达到最高潮的那个瞬间，神之雷霆轰然劈下。

“你们在做什么！”

所谓的一声怒喝吓得人魂飞魄散，大概就是指现在这种情况了。

两名看守像滑稽表演一样跳了起来，可能是回头看时太过慌张，还一起在地上摔了个四脚朝天。

他们倒在地上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那一瞬间真觉得自己才是身陷囹圄的囚犯。

因为站在那里的高级骑士正是手握这间监狱管辖权的人，他蓄着浓密的白色胡须，一身气派。

“提醒过你们很多次了，不要和这家伙说话。和他说话只会让你们陷入危险之中。接触异教的人就会变成异端，将无法再次站在神明的面前！”

“呃……呃……”

两名看守仿佛连呼吸的方法都忘了似的急喘着，老骑士不屑地看着他们，大马金刀地走了过来。库斯拉看到了老骑士，还有落在他身后几步跟着赶来的两名年轻骑士，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他们受过的训练和那两名看守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

两个人都谨慎地戴着覆盖整张脸的铁面具。

这也是为了防范被人们称为“魔法”的、库斯拉的如簧巧舌吧。

“都这个时候了还要你出场啊？”

“终于得出量刑结果了。”

“应该是火刑吧？”

“现在才开始担心自己的小命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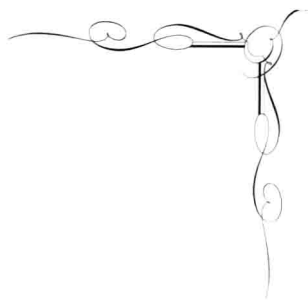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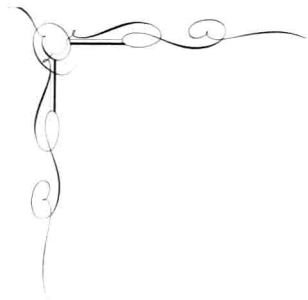
库斯拉耸了耸肩，后退几步离开了牢门。

门外传来一阵粗暴的哐啷哐啷声，应该是某个年轻骑士从吓瘫了的看守身上强制摘下了钥匙吧。

“出来，库斯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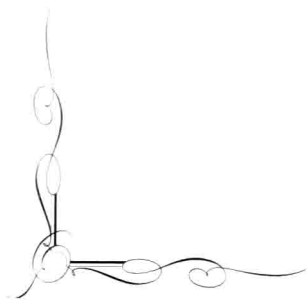
紧接着，沉重的牢门就打开了。

“不眠的炼金术师。”



第一幕

MAY YOUR SOUL REST IN MAGDALA.



有一种人，被世人称为炼金术师。

在普罗大众眼中，这种人与魔女或者被恶魔附身的人没有区别。

在这个万籁俱寂的寒冬夜晚，库斯拉被两个戴着铁面具的骑士架着双臂走下了监狱塔。他发现自己现在这个样子，原来真的和世人的评价没有多少出入。

石砌的塔上留有采光用的窗口，挂满夜空的繁星仿佛吹口气都会纷纷掉落一般，在窗外不停地闪烁着。

“牢房里看不到星星吗？”

发现库斯拉停下了脚步，走在最前面的老骑士回过头来。他右手的烛台上插着点燃的蜡烛，左手不知是不是为了防范不测，一直按在剑柄之上。

库斯拉注意到他左手小指上戴着一枚戒指，强忍着才没咧嘴笑出来。

“虽然也看得到，但一想到外面这些是自由的星星，就觉得特别不一样。”

“……”

老骑士好像很意外地挑起一边眉毛，又向前走去。库斯拉也在两边骑士的拉扯下迈开了步子，眼睛却盯着老骑士手上的戒指，微微地笑了。

戒指上镶嵌的是蓝宝石，这种宝石以美丽的蓝色为特征，会给佩戴它的人带来智慧和安乐，据传说还能助人识破陷阱。